

一个曾在尘世飞翔的精灵

——读《卡夫卡随笔集》有感

刘金祥

作为文学天才的卡夫卡仿佛是文学界以外跑进来的“野蛮人”，令其身后的文学界激荡汹涌。他的文学作品如同极光一样，被全世界读者所欣赏。当年身为记者的马尔克斯采访小说家马尔克斯时，马尔克斯毫不掩饰地称自己的命运被卡夫卡所改变，是卡夫卡使他“发现自己会成为一个作家”。的确，卡夫卡以不同凡响的创作实绩，不仅从根本上颠覆了德语文学的传统面貌，而且为二十世纪德语文学乃至整个西方现代文学奠定了坚实的基石，成为一个对各国众多作家产生巨大影响的非凡文学导师。

在《卡夫卡随笔集》(上海文艺出版社出版)中，措辞的精准、文笔的简练、情感的充沛和想象的精细，让人惊叹佩服。卡夫卡将日常词语的灵活性运用到极致，给人们一种不可能的感觉。不只是马尔克斯膜拜和敬仰卡夫卡，即便最著名的意识流小说家福克纳，享誉世界的文体作家博尔赫斯和文才盖世的昆德拉，他们的作品都不同程度地闪现着卡夫卡的身影。毋庸置疑的是，在参与改变二十世纪文学观念的大师们中间，卡夫卡是贡献卓著的奠基者之一，他的小说早已在现代主义文学经典之列。

近日阅读《卡夫卡随笔集》，发现作为受难者的卡夫卡，与作为小说大师的卡夫卡是高度一致的。坦率诚实的卡夫卡，向读者做了一次关于自身痛苦和绝望、恐惧与孤独的内心独白，也

描述了他梦魇般的生活以及与之抗争的“耐心的游戏”。面对诡异而巨大的历史时空，卡夫卡以从容和缓的笔触写道：“我们生活在半夜里的寂静之中，我们转身向东或向西，经历着日出和日落。”“对青春的畏惧，对荒唐的畏惧，对非人生活无意义增长的畏惧”，这一切构成了卡夫卡心灵生活的图像。人类对强权的崇拜，对罪过的忽视；人类被现实世界排斥和对现实的虚幻本质的无奈，等等——这一切，对于生活于二十世纪的人们来说，可谓感同身受。卡夫卡在他的随笔中有着充分的表现。

卡夫卡随笔集的奇特之处在于，道出人类生活的真相，即不可言说之物的言说。面对梦幻般的现实世界，行色匆匆且穷困潦倒的卡夫卡并没有放弃他的“耐心游戏”。虽然没有颐养天年且三次婚姻均告失败，然而他继续通过表达他的“内心需要”，以此解放他浩大的内心世界，从而紧握一种“巨大的幸福”。“人类所有的错误无非是无耐心，是过于匆忙地将按部就班的程序打断，用似是而非的桩子把似是而非的事物圈起来”。卡夫卡说人类也许只有一个主罪：缺乏耐心。由于缺乏耐心，他们被逐出天堂；由于缺乏耐心，他们回不了天堂。卡夫卡借用一个“玻璃罩下的弹子”道具来阐释“练习耐心的游戏”，在他看来，坚韧的忍耐就是一种胜利。这恰恰与他的同辈老乡——诗人

里尔克如出一辙：“挺住意味着一切！”终其一生，倾向于过一种内心生活的卡夫卡，在他的心灵腹地开辟了一个深邃而丰饶的世界。由此，卡夫卡获得了无边的思想领地。

捷克著名作家米兰·昆德拉在《小说的艺术》中写道：“阅读卡夫卡是一种奇特的体验，从来没有哪个作家像卡夫卡这样让我深觉其故事情节的荒谬却又不得不叹服那种心有戚戚的真实感。”文学的价值不是研究现实，文学的意义在于揭示现实，揭示人类存在的种种可能性。正是从这种可能性的角度，昆德拉把卡夫卡视为一个先知和预言家。卡夫卡也正是以他对人类存在的可能性的阐述和解释，为后人建构起一座与现实世界大相径庭的文学世界，一个可以与现实世界互为观照的艺术世界。在这个场景中，卡夫卡始终俯视着人类的生存境况。他的“耐心”导出他发现

的“可能性”，并使他一直坚守着内心。

卡夫卡是一个毕生“不会生活”的人，一个始终被恐惧和无能追逐的人，通过幻想、佯谬和自我惩罚的方式，向世界索要正确生活的人。其小说作品故事情节的推进、人物的成长不是常态的，而有一种强烈的幻想特征强力介入叙述语境，使得作品被赋予一种精神的加速度。正如他在随笔集中《假象》一文里所说：“世界上存在着恐惧、悲伤和寂寞，但是这也仅仅是因为，它们都是含糊而一般的，只触及表面的情感，真正的事件永远也不会为我们的情感所达到或者超过，我们只在那个真正的、转瞬即逝的事件之前和之后经历它们，它们是梦一般的、只限制在我们身上的虚构的东西。”让我们从卡夫卡创造的文本世界来辨认卡夫卡，包括结识他为人类的失败和绝望所创造的意象。



山林雪霁 张精来

衬孤单，“云破月来花弄影”的眼前景，暗喻对昔日欢情的追思。

到了晚清、民国，又有一位写“影”的著名诗僧释静安，字寄禅。因他曾于阿育王寺烧残二指，并割臂肉燃灯礼佛，故号“八指头陀”。学者杨树达称赞他：“虽身在佛门，而心萦家国。”他从一个半文盲却具有诗人潜质的佛教徒，通过刻苦学习，成为知名诗家，为许多名流所激赏。晚清经学大师王闿运说他：“然颇癖于诗，自然高淡，五律绝似贾岛、姚合，比之寒山为工……”当时的诗界，之所以又称他为“三影和尚”，是因为他有三处擅“影”入诗的好句子，即：“夕阳在寒山，马蹄踏人影”“寒江水不流，鱼嚼梅花影”“林声闾无人，清溪鉴孤影”。在喻血轮所著的《绮情楼杂记》一书中，则誉之为“百影和尚”，他在八指头陀的诗集中，读到写“影”的好诗妙句，

有百处之多！

家藏岳麓书社1984年出版的《八指头陀诗文集》，数十年来，几经翻阅，关于写“影”之诗句随手可拾。如《大沩山居，次龙阳方伯通叟垂竿“净、影”原韵八首》。八首五言四句唱和诗中，皆有“净、影”二字。如之二：“焚香扫竹林，幽石苔痕净。久坐衲衣寒，松风梳鹤影。”之三：“日暮天微阴，远山寒更净。欲雨鹤先鸣，清溪度云影。”之六：“云中钟梵寂，尘外烟萝净。一鸟下莓台，啄破松枝影。”接着他又作二首《麓山晚眺，叠前韵》，妙句为：“夕阳如画工，画出秋山影”“红叶满天飞，疑是秋魂影”。一个“影”字在他的诗中，变幻出多少奇观异景，寄托了多少高怀别调！

人文经典

读诗偶感之一

社会交往讲求礼节，面对他人使用敬称，即在称谓之前要加上得体的敬词，以示尊敬。汉语常见敬词有令、尊、高、大、贤、仁、玉、芳、华、宝、奉等。

敬词“令”，意为美好，用于称呼对方的亲属。例如：令尊，称对方的父亲；令堂，称对方的母亲；令室，称对方的妻子；令兄，称对方的哥哥；令弟，称对方的弟弟；令郎、令爱，称对方的儿子或女儿；令坦，称对方的女婿，等等。

敬词“尊”，用于称跟对方有关的人或事物，例如：尊姓大名，用于询问对方的姓名；尊大人，称对方的父亲；尊堂，称对方的母亲；尊夫人，称对方的妻子；尊命，称对方的嘱咐；尊意，称对方的心意，等等。以上所举都属面称，比较特殊的是“尊容”，指人的相貌，含讥讽意，多用于背称。

敬词“高”“大”，称赞与对方有关的事物，例如：高堂，称对方的父母；高见，称对方的见解；高足，称对方的学生或徒弟；高就，询问对方在哪里工作；高寿，用于询问老人的年纪，等等。“大”用作敬称，如大驾、大名、大人、大作等。

敬词“贤”，多用于年纪比自己小的平辈或晚辈，例如：贤内助，称对方的妻子；贤郎，称对方的儿子；贤弟，称年少的友人或学生；贤侄，对侄辈的美称。

敬词“仁”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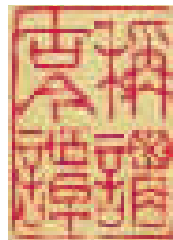
敬称类说

谭汝为

“贵”，表示敬重，例如对有名位者旧时敬称仁公、仁君；对同辈友人敬称为仁兄；对年轻友人或学生敬称为仁弟等。询问对方的姓，用贵姓；问人年龄，用贵庚；称对方的病，用贵恙。

敬词“芳”“玉”“华”“宝”，用于敬称对方或与对方有关的事物。例如：芳邻，对邻居的敬称；芳札，称对方的书信；芳龄，称年轻女子的年龄；芳名，称年轻女子的名字等。玉札，称对方的书信；玉音，称对方的回话；玉体，称对方的身体；玉成，用于请帮助成全某事；玉照，称对方的照片，多指女性的。华翰，称别人的书信；华诞，称别人的生日；华夏，称别人的房屋。宝号，称对方的店铺；宝眷，称对方的家眷。

敬词“奉”“拜”，用于自己的举动涉及对方时。例如：奉送，即赠送；奉还，即归还；奉劝，即劝告；奉告，即告诉；奉陪，即陪同做某事；奉命，接受使命或遵守命令；奉行，遵照实行。“拜”用作敬称，如拜读、拜会、拜望、拜托等。



文化遗存，分析文化特色，剖析社会演进，理清历史发展脉络，是一部值得关注和研究的地方史学著作。

●百合著《素锦的香港往事》

上世纪50年代，素锦辗转来到香港。在无数个不眠的夜里，她写信给远在家乡的妹妹素美，讲述自己在异乡的生活。这是素锦的20年，更是香港的20年。就像作者所说，“生活由个人选择不假，但是给出选项的永远是大时代”。

●[美国] 克里斯托弗·希钦斯著《给青年叛逆者的信》(陈以侃著)

“青年叛逆者”意指愤世嫉俗的年轻人。早在动笔之前，希钦斯就把二十来岁的自己当成唯一的读者。他认为必须时刻保持愤怒与怀疑。就像他所说，“任何信念的铠甲都不会比保持怀疑更重要”。

微书评

商皓

●辛更儒著《辛弃疾新传》

作者以时间为线索，结合历史环境和时局背景，亲身考察辛弃疾经行轨迹，深入还原了辛弃疾跌宕起伏的传奇人生。作者在叙述辛弃疾生平事迹的同时，穿插对辛弃疾经典作品的鉴赏，带领读者触摸辛弃疾的喜怒哀乐。

●胡庆生、余秀忠等著《青铜时代的贺州》

在中原文明视角之下，古代称呼岭南地区为“百越文身之地”，属于刻板印象中的蛮荒地带。实际上，这一带的文明极具特色。本书选取地处广西东部、毗邻广东与湖南的古城贺州，根据贺州发现的西周晚期至西汉晚期青铜

“影”字妙用入诗来

聂鑫森

何谓“影”？《辞海》说：“人或物体因挡住光线而投射的暗像，或因反射而显现的虚像。如阴影；倒影。”这种“暗像”和“虚像”，在亦真亦幻中，往往具有一种独特的美感，让人产生奇瑰的联想。于是，诗人擅“影”入诗，产生了许多名篇佳作。

李白的《月下独酌》中，就写到他和他的影子：“举杯邀明月，对影成三人。月既不解饮，影徒随我身。暂伴月将影，行乐须及春。我歌月徘徊，我舞影零乱。”此诗勾勒出他浪漫率真的性灵与抱负难申的孤独与寂寞。

宋代的词人张先，字子野，有《张子野词》传世。他的词喜欢写一种朦胧的美，以善于用“影”而名传四方。

《古今词话》说：“有客谓子野曰：人皆谓公张三中，即心中事、眼中泪、意中人也。公曰：何不目之为张三影。客曰：何不目之为张三影。客曰：云破月来花弄影；娇柔懒起，帘压卷花影；柳径无人，堕飞絮无影。此余生平所得意也。”这三句写“影”的佳句，出自张先的三首词中，最为人称道，也就有了一个别号“张三影”。第一句出自他的《天仙子》，全词为：“水调数声持酒听，午睡醒来愁未醒。送春春去几时回？临晚镜，伤流景，往事悠悠空记省。沙上并禽池上暝，云破月来花弄影。重重翠幕密遮灯。风不定，人初静。明日落红应满径。”写一个年轻女子的孤独落寞，从午后一直到夜晚，“并禽”反